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二回 張玉峰旅店結盟 馬夢太探山被獲

詩曰：騎牛遠遠過前村，短笛橫吹隔壠聞。多少長安名利客，機關用盡不如君。

鋼陽烈士歐陽善兄弟三人，在上房聽小二說有人前來拜訪，只見簾子一起，從外面進來一人，身高七尺，細長身軀，面如青粉，白中透青，青中透白，兩道細眉毛，一雙圓眼睛，白白分明，神光足滿，二目放光，準頭端正，四方口，海唇下無須，正在中年三十以外年歲；身穿藍洋縐夾襖，內襯藍紡綢小夾襖、袂褲，外罩米色寧綢夾馬褂褲，灰摹本緞夾套褲，足下白綾襪，厚底四鑲雲履，手拿折扇，進來笑嘻嘻的說：「三位兄台貴駕光臨，小弟接待來遲，望求恕罪。」張玉峰三人說：「我兄弟三人來至貴處，幸遇尊兄台愛，多蒙青盼，又厚賜酒筵，弟等受之有愧，卻之不恭。尚未領教尊兄大名？」那人說：「小弟我姓張，名寶任，是本處涿州人，開店生理。今見三位虎駕光臨，我實仰慕之至，略備粗酌野菜，所為要與三位談談心。未領教三位尊姓大名，意欲何往？所帶之兵刃可是自己所用，還是給朋友帶的呢？」歐陽善三人各通了名姓，說：「那兵刃是我三人所使的，略會一二。我們要往四川軍營投奔一個朋友去。」張寶任說：「是了。」叫小二擺上菜酒，說：「三位可別嫌粗率，你我所為談心。」

四人分賓主落座，飲酒之間，談論些閒話，張寶任說：「不瞞三位說，我也愛練把式，拳腳棍棒無不習過。今見三位所使之兵刃，都非常見之物，我特意前來領教領教。」鋼陽烈士歐陽善說：「我等三人都是結義的弟兄，平生最愛練武，在京都作買賣為業。既是兄台愛練武藝，必然是工夫純熟，世外高人，俠義英雄了！」張寶任說：「歐陽兄，你不必過謙，你我一見如故，從此不可客套。我今年二十九歲，不知尊兄年長？」歐陽善說：「我比兄長兩歲。」張寶任說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大哥了。你二位也不必隱瞞，就實說吧。」鐵膽書生諸葛吉說：「我今年二十八歲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我今年十九歲了。」張寶任說：「我久仰大名。在京都有一位玉面哪吒張玉峰，他在前門外打過南霸天，遠近聞名，就是尊駕麼？」張玉峰說：「豈敢，小弟有何德何能之處？兄長過誇了。」張寶任說：「我要與三位敘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歐陽善說：「甚好。」四人各敘年庚，換了盟帖，四人情投意合。張寶任說：「你我既是一家人，不必客套了。你三人有這樣驚天動地之能，為何定要投奔四川峨嵋山大營？目下穆將軍帶精兵二十萬在河南地界，我給三位寫書信一封，派兩個家人護送，兄等到了那裡，有一位帥總姓馬，與我系至親。你三位尊意如何？」歐陽善一想，要往四川，道路又遠，不如往河南順便，說：「仁兄若肯如此厚待，我三人也免跋涉四川了。」張寶任說：「你們三位事不宜遲，我也不敢久留，請三位於明日起身，我再派人護送，順便與我至親捎去一封問好的書信。」張玉峰甚是喜悅。四人又閒談一時，盡歡而散，各自安歇。次日天明起來，張寶任給他們裝好了車，叫了兩名家丁，轎馬引路，四人分別。張寶任說：「張英、張華，你二人好好的在路上侍候三位老爺。」張玉峰等三人說：「兄台請回吧，我等要告辭了！張英、張華二人催馬，頭前引路。歐陽善、諸葛吉、張玉峰三人，在路上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進了河南地界。張英說：「三位老爺，咱們今日住桃柳營吧，此去至大營不遠。」歐陽善、諸葛吉、張玉峰三人聽張英之言，說：「也好，我等就住在這裡就是，你二人去找店吧。」張英、張華二人說：「我二人常走這條道路，都住韓家店，咱們還住那裡，就在十字街西路北裡。」歐陽善說：「很好。」眾人進街，見西邊路北果有一座大店，字號「永升客棧」。眾人進去，到了上房，張英、張華二人伺候酒飯已畢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三人睜眼一看，身坐在一座大寨的分金廳上，又有六七十名天地會兵看守，三人兵刃也被人盜去了，慌忙問道：「你們這伙人是做什麼的？我們昨晚住在店內，怎麼一夜來至此處？」只見張英、張華二人過來說：「三位爺可別惱，我有一段情節細稟：這是我主人張寶任的主意，他是天地會八卦教中的逍遙會總，他派我二人送你三位來至這裡，昨夜在店中用熏香把你三位爺熏過去，送至這裡來。此處是剪子峪，你三位也不能走了。我已然把書信都投進去，等候這裡大會總老龍神馬鳳山的回牌。此處正經管事的是三位，還有侯德山、侯保山。」鋼陽烈士歐陽善三人聽說無奈，「我三人不想被他人所冤，就是送我們住這裡來，也要對我弟兄說個明白。我們既來之則安之。」張玉峰暗中告訴二位拜兄說：「看顏色行事，暫且忍耐。」這三人正在議論之間，少時送上茶來，三人吃茶。忽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說：「三位老爺，我們三位老爺升了大廳，有請你三位。」張玉峰說：「很好。」三人跟著傳話之人，出了這配房，往東一看，只見正北五間大廳，東西配房各十間，兩邊擺列刀槍架子。正面三張座位，當中椅子上坐著一人，年過花甲，面如紫醬，雄眉闊目，精神百倍；頭戴三角白綾巾，紮著金抹額，二龍鬥寶，身披白緞子繡花一領戰袍，足登官靴；五官兇惡，一部花白鬚鬚飄灑胸前。左邊是侯德山，右邊是侯保山。兩邊站班嘍兵有一百餘名削刀手，都是年青力壯，二十以外年歲，青絹帕包頭，亮青布夾襖，足登青布快靴，懷抱二寸多寬、四尺二寸長明晃晃的斬馬鋼刀。張玉峰看罷，一抱拳說：「會總請了！歐陽善等有禮。」三人通了名字。馬鳳山說：「三位賢士，今有張會總的書信，薦你三位幫我看守剪子峪。你弟兄三人如不嫌山寨卑小，我這後山有一座馬廠，派你三人去看守吧。」三人說：「遵令。」賞了三人酒筵，派了一百名兵丁，跟這三人前去。每月支領月費銀三十兩，一年四季有俸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大操，這三人也各施所能。馬鳳山見三人武藝超群，倒另眼看待，無奈不敢叫掌兵權，不知三人是何等心地，恐其有詐。過了半載，遷升了三絕會總之職，總理後山。

這日，忽然馬鳳山請他三人到大寨。馬鳳山正在點兵，一見三人來到，心中甚喜，說：「你三人來得甚好。今有大清官兵來至山口要戰，請你三人可以給我掠陣。」歐陽善三人答應，心中說：「我三人本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無故中了奸計，身歸天地會八卦教。今日掠陣，看清營帶兵是哪路英雄。」三人在東山坡上看了一陣，卻是胖馬的大帥，瘦馬的先鋒。這一陣清營大獲全勝，馬鳳山敗回大寨，緊守山口，不敢出陣。陣亡了侯德山。鋼陽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、玉面哪吒張玉峰三人先至大帳，給馬鳳山道了受驚。馬鳳山說：「三絕會總，你等不知，今帶兵來的是山東馬成龍，外號胖馬。此人足智多謀，臨敵無懼，勇冠三軍。手使大環金絲寶刀，削銅鐵，剝純鋼，切玉斷金，水斬蛟龍，陸斷犀象。前者跟伊大人查辦黃河，在這剪子峪打過小耗神餘四散，空手奪槩。前在蘇州福建會館，大戰你我會中之人。今日在兩軍陣前打仗的這位，名叫瘦馬馬夢太，刀劈了侯德山。從此你等多要小心，派人緊守山口。」三絕會總回歸後山。